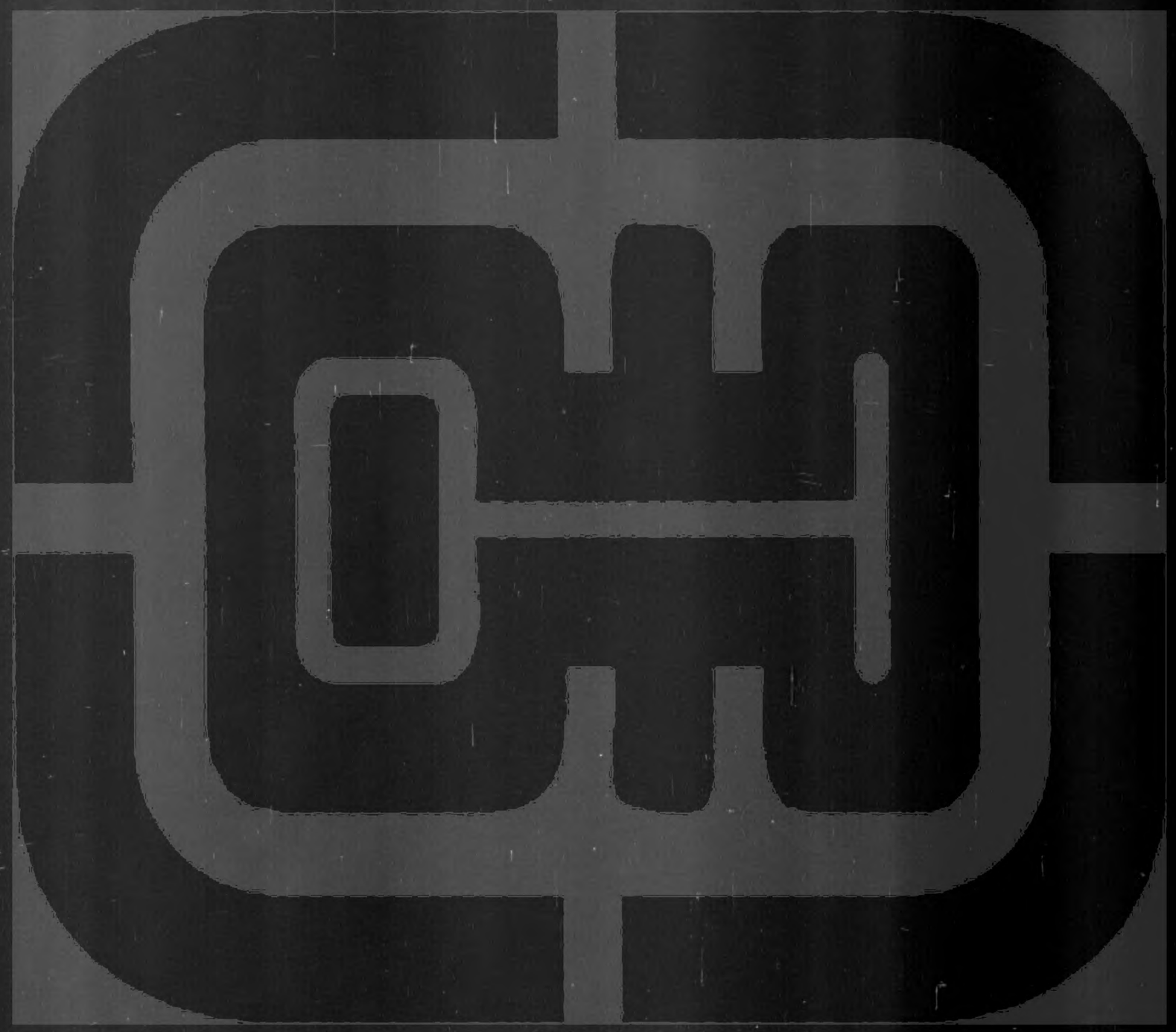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蹙蹐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蹐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西蓋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能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爲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

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翔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

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而王誰能止之也

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饑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

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管嬰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

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

孟子欲爲言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

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接一毛若見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矣以爲量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則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

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曾子謂子
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已內
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
夫不當輕懼之也有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
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
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
不動心之勇其
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
善心善言也求者

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
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
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
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
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
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
以充滿形體爲喜怒
也志帥氣而行
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爲室要
之本氣爲
其次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
氣隨之當正持其
志無亂其氣妄
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忍矣則志氣之相動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合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饑虛若人之餒也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襲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有省所行仁義不備于浩氣則心腸飢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

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當懇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内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

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謂何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襄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政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

各有能我於辭言命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
教則不能如二子
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
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荅丑言往者子
貢孔子相荅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

何敢自謂為聖故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冉言是何言也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
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
竊聞也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
微小也此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
曰且置是我
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
孟子心可願比伯夷
否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其民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柯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二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

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昔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絶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二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二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既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章指言義以行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徧是以孔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

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者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邠國鴟鴞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綢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刺邪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昔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章指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路矣（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政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屋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隣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

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言脩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已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九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其人也非惡有不信之聲名故怵惕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

人則有之矣凡人但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不能演用爲行耳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鎧也

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矢人而恥爲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咸也如恥之莫如爲仁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反責己仁恩之未至○當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矣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大舜廣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聞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許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去之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汙己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屑絜也詩云不我屑以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

就之後乃歸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然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儼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絀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絜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已故無所含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卷第三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若是之類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憑兵革之威伏道德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

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吊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吊也王使人問疾醫來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必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

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絶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耶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

道也孟子荅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諭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相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功烈之卑耳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

絶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勑殺使之才湯之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

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贐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

若於齊則未

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

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威責之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兩行而不息

段干木偃寢而式閭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我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

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椁薄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然如

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恡乎恡快也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周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曰惡是何言也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

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眞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遥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寧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爲可就也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大夫貪人可賤者也

入市則來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堺斷而高者也左右皆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皆賤其貪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耻屈道亦與此賤丈夫衒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賊也○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鄉至晝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踵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危坐而后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者因隱倚其几而卧也容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絶也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

復之其身乃安也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絶我乎又我絶子乎何爲而慍恨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予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沈久也既去道留於晝三日怪其孰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告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予我自謂行速疾矣與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
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
安善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
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徇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
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尹士
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
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
顏色不悅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不憂不懼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齊地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得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卷第四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緣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

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我何爲畏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治○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

山景出庶幾不倦論語云日力行近仁蓋不虛言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縗也飦饘粥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滕之

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二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忠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上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

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

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指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類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備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也爲民父母使民眈眈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眈眈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乎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設爲庠序學

校以教之以學書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叟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常事所序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閭井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子畢戰也經亦界也亦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地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若是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地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若是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有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圭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緇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

采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正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死徒無出鄉死謂葬死也徒謂受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日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

徒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失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養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勑民事正經界鈞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有爲神農之

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許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捆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

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政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相褐許子冠乎孟子問相曰冠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相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孟子曰許子何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相善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曰然相曰用之自爲之與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之總名也屬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

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禹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得耕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

曰日雨

穀熟而民人育（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司徒得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契之教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名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治易爲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天下求能治天下

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則其道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繼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仕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家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貌效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背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今此許行乃南蠻夷其舌之惡如鴂鳥耳鴂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鴂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說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鴂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同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紫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爲孟子言也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詐不欺愚小也長短謂尺丈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信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

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之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

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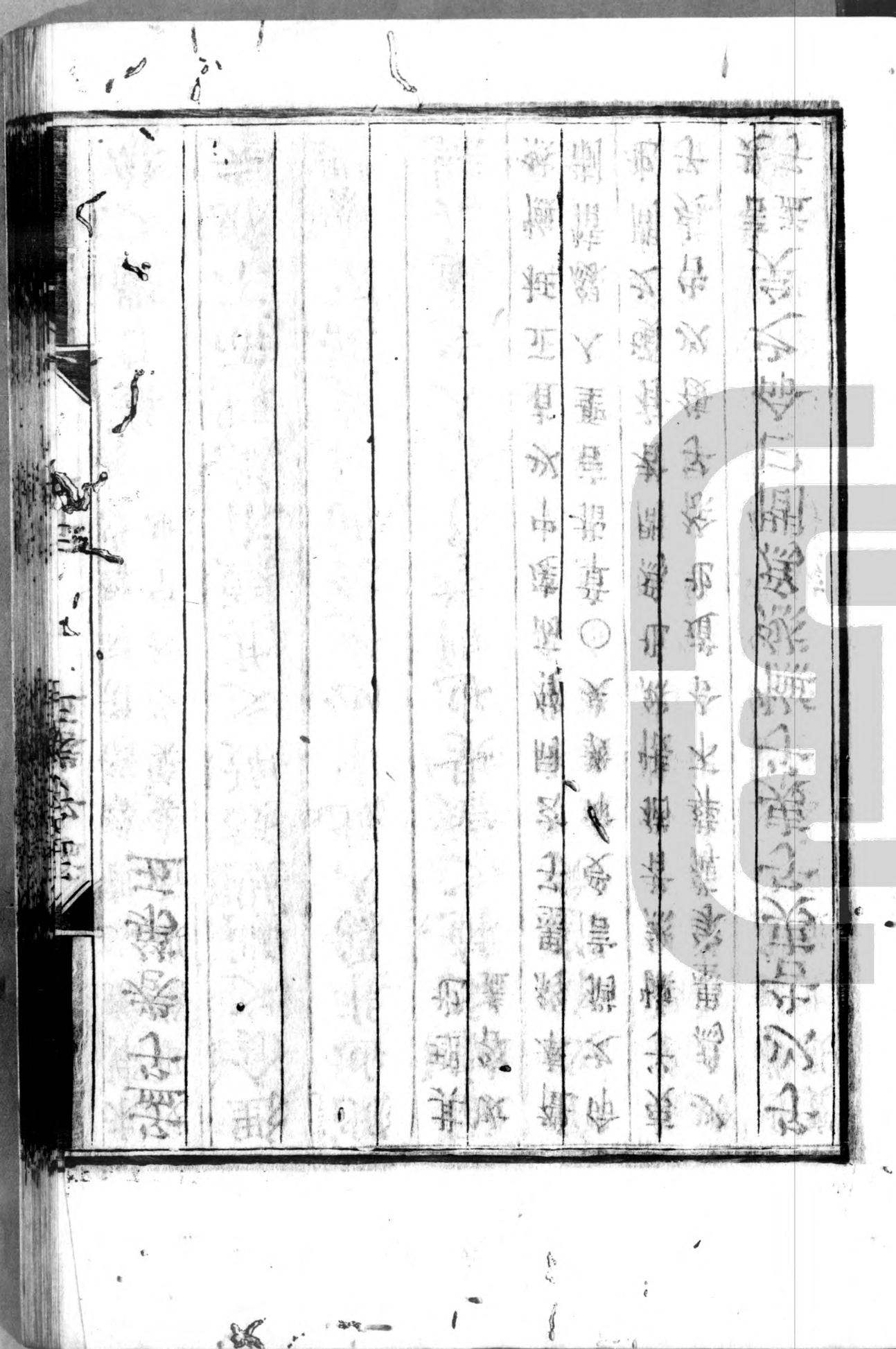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故謂之愛同也此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

未制禮之時磬路傍玩趣也其他自過之孤父母終舉而委棄之溝中也

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嘬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躬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畚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玄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卷第五